

清風與明月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清風的徐徐吹拂，明月就太孤寂，甚至有點木訥，不夠清透。沒有明月，清風則無所適從般流浪，而注入了月光的風，便有了能洗滌眼睛、穿透心房的魔力。所以，詩人們都達成了高度的默契，有清風便有明月，有明月就有清風，不忍將它們分開。就連我等普通人，提筆之際，往往也有清風明月一瓢飲的「肌肉記憶」。

蘇東坡總結得最好：「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辛棄疾便取用了一把：「明月別枝驚鵠，清風半夜鳴蟬。」信筆一抹，清新的鄉村夏夜氣息，便撲面而來。

既然「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從經濟學成本上來說，清風明月一錢不值；但從審美品味和情感治癒上，卻又是無價之寶。梭羅在《瓦爾登湖》說，要享受悠閒的生活，所費是不多的。清風明月堪稱最好的例證，是詩意生活的剛需。

詩人們偏偏又喜歡給清風明月論論價。如果將他們穿越時空，拉進一個聊天群組，畫風大概就是這樣的——李白酒酣之際便恣肆呼喊：「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畫船聽雨奈無眠」的賀鑄，默默點讚：「清風明月休論價，賣與愁人直幾錢。」歐陽修在蘇舜欽花了四萬錢買地後建的滄浪亭裏，陶陶然於瑩淨澄澈的夜色：「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

無論心情是愜意，還是孤單，清風明月最突出的質感，就是那種無拘無束的流淌。黃庭堅：「清風明月無人管，並作南樓一味涼。」楊萬里：「清風明月無拘管，與子分張更一年。」友人共享，清風明月絲毫不會因此減少，反而更加瀰漫了。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餐桌上的禮數

本學年學術休假，有幸從北到南，到內地多所高校交流。座談、報告等工作之外，順理成章一起共進午餐、晚餐。同仁熱情好客，讓我受寵若驚。不光餐桌上菜式豐盛，而且他們禮數周到，把我襯托成了「野蠻人」。

吃飯要排座次。儘管是圓桌，誰坐中間，誰坐兩邊，誰坐門口大有講究。現在飯桌上不再流行灌酒，但吃飯時要敬酒、祝辭，不敬似乎就是不禮貌，哪怕我每次只喝水。菜端上來，要給同桌夾菜、舀湯，不管對方愛不愛吃。吃飯吃到中途，誰有事需要先走，主人至少要送到電梯口。更特別的是，一起坐電梯上、下樓，誰先進電梯，誰後進電梯，都要禮讓半天，總讓我擔心後面不相識的等電梯者着急上火。

和研究中西文化差異的中國學者聊天，她說這些都展示了西方「柴火棍文化」和中國「漣漪文化」的差別。前者強調獨立、距離，哪怕一起紮成「籬笆」，相互間界限分明。後者則不然，國人的傳統人際關係如同心圓，又像一顆石子投入水中，泛起的漣漪層層蕩開，「始作俑者」和最終影響到的人可能風馬牛不相及。反映到飯桌上，西方人有話直說，尊重他人選擇，愛吃啥、不愛吃啥都是個人行為。中國人卻要再三禮讓，哪怕客人謝絕也要給倒酒、夾菜。

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不過，餐桌禮儀也是表演身份的一個機會。某次和幾名教授吃飯，為節省時間，上了一個菜大家就開動了，讓其中一位十分震驚。他說該等到兩個菜再吃，成雙成對才吉利。後來他自述老家山東。聖人之鄉，禮儀之邦，規矩多多，倒也難怪。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在文藝作品裏，多餘的指頭似乎都沒有好名聲，比如「六指琴魔」，大概因為六指不是女媧造人的標準配件吧。科技的發展卻在努力改造着上天給予的標配。劍橋大學的一個實驗室展示了機器人第三拇指。這個設備類似於一副古怪的手套，戴上手後，小魚際就「長」出了一根長長的拇指。從視頻看，參與測試者對這根「額外」的拇指運用自如，因為有了第三根拇指，一隻手就可以在握住水瓶的同時擰開瓶蓋，穿針引線也可以單手完成。對於因病殘只餘單手可用

者，額外的拇指無異於雪中送炭，解決了不少生活的難題。對於雙手健康者來說，額外的拇指也是錦上添花。

肢體是我們聯結世界的重要方式，軀體的狀態深刻影響着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以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當多出的這根手指熟練參與到我們的生活之中，我們的行為方式以及思維方式必會悄然轉變。科技改變人已成常識，但以前多是改變人體的性能，火車飛機增強了我們的腳力，顯微鏡望遠鏡提升了目力，即便一雙跑鞋、一條運動褲，也在改善我們跑跳的能

力。第三根拇指的出現則讓科技的改造從改善人體性能變為改變人體本身。顯然，這是具有範式意義的變化。

拇指之後，會不會有更多的穿戴肢體問世呢？或許用不了多久，街上不但有多指之人，還有多手多腳之人。到時候，「三隻手」不再是貶義詞，而只是中性的描述。科幻作家再用八爪魚描繪外星人將遭受到不屑，因為有七八隻手腳的人已司空見慣。「義眼」「義肢」不能僅被理解為擺設或替代，它們擁有卓越的性能，在

處理生活事務時，比原配的手眼能力更強。到那時，人類把科技穿在身上，成了名副其實的超人，如何使用這些額外的力量，會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文明總是在如何獲得新力量、如何使用新力量的探索與拷問中行進的。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額外的拇指

南宋女詞人朱淑真，曾經寫了一首十分孤獨的詞。她在《減字木蘭花·春怨》寫道：「獨行獨坐，獨唱獨酬還獨卧。佇立傷神，無奈輕寒着摸人。此情誰見，淚洗殘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剔盡寒燈夢不成。」

詞中描寫一名女子從白天起，孤形單影地坐立，又同時扮演兩個角色來唱和，而到了夜晚，還是孤零零地就寢。她獨自一人，久久站着凝望自己，倍加傷神，點點的微寒更撩惹了愁緒。女子感嘆，這份愁情沒有誰能夠見到，她淚流滿面，淚水把粉妝沖洗得沒有剩下一半，她愁病交加，哪

怕把燈芯挑了又挑，終究難以入眠。朱淑真寫出了一種孤獨到病的狀態，而有過這樣經驗的人，不屬少數。曾經，有不少哲學家都探討過孤獨，而其中一個說法是，孤獨之所以傷人，在於無聊，而非一個人的狀態。

一個人，可以生活、創作、自在，那麼這「一個人的狀態」便沒有產生孤獨感。然而，當一個人感到無聊，孤獨感便會產生，引來壞的情緒與想法，而齊克果更直截了當地說：「無聊是惡的根源。」

若然「無聊是惡的根源」，那更

可惡的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將它根治。悲觀的叔本華提議我們，無聊是人生不可迴避的結果。他認為，生命是不斷追求我們以為可以帶來悅或消除不滿的事物，而一旦這目標到手，人反而不會有鋪天蓋地的喜悅，而是進入下一個無聊的循環。

叔本華寫道，人無聊時，就「像猛獸一般虎視眈眈地盤旋在安逸生活的上空」，接下來我們會為自己訂下目標，以為這目標可以帶來安逸，於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個無聊的追逐過程。

作為悲觀大師，叔本華的見解合

沒有終極的無聊

號組成的結果，那就是自己的「MBTI」。由於測試已在網絡流行了好一段日子，因此不少年輕人都知道自己的代碼，憑四個英文字母就能夠初步了解別人的性情好惡，所以現在才會常問別人的「MBTI」。

「I型人」和「E型人」，其實是以代碼的第一個字母劃分。「I」偏內向、愛獨處、專注內心世界、在社交場合感到不自在，如人們愛說的「社恐」；「E」則相反，外向、喜歡與人交流、愛結識朋友、會主動分享自己的想法，是「社牛」。「I」和

「E」沒分對與錯、好或不好，因為那只是性情的形容。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內心傾向和特質，何況還要配合其他三個維度的測試結果，才可反映較全面的性格。接受測試的人應要知道，不論結果如何，人的性情都有強弱，卻也同樣擁有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條件。

筆者也做了測試，知道自己的代碼了。結果顯示，我是「E」人，「社牛」一頭。這測試的優勝之處就是可以反映內心的真實傾向，所以有些表面受萬人注目、在社交場

乎他的人物設定與思想進路，但我想：既然生命沒有終極的安逸，或許也不會有終極的無聊，任何的循環，大概也可以是有意義、有益的過程，就像皮膚必然一天一天地衰老，難道我們晚上就不用去敷面膜嗎？抱歉，如果我給了一個無聊的比喻。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I」與「E」人

看到網民常用「I」和「E」兩個英文字母將人分類，有所謂「I型人」和「E型人」；又看到不少媒體在訪問藝人時，愛請受訪者公開自己的「MBTI」，然後就會聽到藝人說出一組像密碼般的英文字母。

筆者大惑不解好一段日子，終耐不住好奇，上網查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MBTI」原來是根據榮格提出的人格類型理論編製，用來測試個人性格特質的方法，全稱「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接受測試者要回答問卷，最後得出以四個英文字母代

「I型人」和「E型人」，其實是以代碼的第一個字母劃分。「I」偏內向、愛獨處、專注內心世界、在社交場合感到不自在，如人們愛說的「社恐」；「E」則相反，外向、喜歡與人交流、愛結識朋友、會主動分享自己的想法，是「社牛」。「I」和

「E」沒分對與錯、好或不好，因為那只是性情的形容。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內心傾向和特質，何況還要配合其他三個維度的測試結果，才可反映較全面的性格。接受測試的人應要知道，不論結果如何，人的性情都有強弱，卻也同樣擁有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條件。

筆者也做了測試，知道自己的代碼了。結果顯示，我是「E」人，「社牛」一頭。這測試的優勝之處就是可以反映內心的真實傾向，所以有些表面受萬人注目、在社交場

合如魚得水的人，卻是「I」人，因為他們只是配合工作所需而熱情活躍，其實心底情願留家靜靜獨處。同樣地，有些人的工作模式比較封閉，但其實渴望相識滿天下。若知道自己是活於「I型人生」的「E型人」時，就應該主動擴闊社交圈子，積極追求自己嚮往的生活了。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潘玉良《雙人扇舞》



色的傳統服飾，設色濃艷，對比強烈。

在在同一時期，潘玉良以民間婦女活動為題材創作了很多幅作品，突出民間婦女生活的多姿多彩，強調了東方女性之美。《雙人扇舞》中，流動的線條使整個畫面充滿張力與生機，人物的誇張變形，灑脫的線條，強調了節奏感，烘托出歡快的節日氛圍。

無論是摺扇的形狀，還是右上方

懸掛的燈籠的形狀，以至紅與綠互補

色調的運用，在視覺上都協助主體形

成一個圓滿自足的世界，這些元素進

一步強化畫面中這個由二人構成的類似「八卦」圖形。但本應屬於陽（男性）的位置被陰（女性）替換了。由女性共同組成的這個本屬於兩性互補的宇宙世界，體現潘玉良內心尋求安全感。

館藏擷英 閻雅
逢周五見報

《麥克白夫人》

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與香港舞蹈團聯合製作的舞劇《麥克白夫人》(Lady Macbeth)在香港國際莎劇節期間上演，但因場次太少，筆者未能欣賞到。無獨有偶，同樣改編自莎士比亞名著《麥克白》(Macbeth，內地譯《麥克白》)的中外合製原創音樂劇《麥克白夫人》也在不久前於上海落下帷幕，演出持續一個月，倒是給了筆者慕名前去的機會。

次由中、英、荷三國團隊打造的音樂劇《麥克白夫人》，號稱內地音樂劇史上首部由中國班底孵化製作、在上海完成世界首演的英語原創音樂劇，並邀請到有「德奧音樂劇女王」之稱的荷蘭演員Maya Hakvoort，以及美國音樂劇《漢密爾頓》主演Karl Queensborough，陣容十分豪華。

莎翁的《Macbeth》，講述的是蘇格蘭將軍Macbeth受女巫

預言的煽動，弑君成王，為獲得權力一次次殺戮身邊的人，最終眾叛親離，直至走向自我毀滅。在這個過程中，Lady Macbeth所擔任的角色，是在中西方小說中都經常見到的助紂為虐、吹枕邊風的邪惡女性形象。

但今次音樂劇的創作，並沒有跳脫原著小說的框架，只是強化了Lady Macbeth的戲份，而對於Lady Macbeth這個角色她

是誰、她從哪裏來，她為何會變成利欲薰心的女性，之後又因何醒悟等等問題都沒有解答，使得該劇雖然頂着Lady Macbeth之名，實際上與女性視角、女性主義幾乎沒有太多關係，看完令人頭霧水。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馬路「蜂暴」

馬路如虎口，交通事故時有發生。但其中有一類涉及小動物的車禍，卻是連趕來救援的交通警和消防員，也聞「蜂」色變，束手無策。行駛在馬路上的運蜂車，每年都會根據季節和花期變化走南闖北，異地轉場，帶着蜂群「追花奪蜜」，途中偶有不慎發生碰撞、翻側或墜毀，車載數以百萬、千萬計的蜜蜂恐傾巢而出，漫天狂舞，掀起一場令人猝不及防的「蜂暴」。

六月上旬，一輛載有一千五百萬隻蜜蜂的運蜂車，在美國九十五號州際公路墜毀翻覆，車上託運的、前往遠方為藍莓田授粉的蜂群，半途受驚，爭相出逃。接報趕到現場的消防員，據隊長利里憶述，最初並未意識到車上所裝之貨是活體蜜蜂，而是如處理其他一般車禍般，走下路堤，先檢查一下是否存在液體洩漏。誰也沒料到，迎接他們的是一群群無差別

攻擊的蜜蜂，幾乎每一個人都難逃被蜂蜇的命運，隊長利里也未能幸免，記住了被蜂蜇的痛楚。此番慘痛教訓，讓參與救援的消防員們至今仍心有餘悸。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伯靈頓市，去年八月也發生一起罕見的卡車意外，一輛載有五百萬隻蜜蜂的運蜂車，為躲避公路上的鹿，導致蜂箱從車上散落滿地，衝出蜂箱的蜜蜂「蜂」湧而來，蜜蜂與蜂巢散落在方圓四百米範圍。驚魂未定、無家可歸的蜂群，憤怒值上升，有的聚集在附近汽車與郵筒上，試圖抓緊安全感；有的嗡嗡作響盤旋不去，苦苦尋覓熟悉的蜂巢。

駕駛運蜂車的司機，因未穿防護服，不幸被蜂蜇逾百次，所幸治療及時，傷勢未算嚴重。應警方之邀，當地逾十位蜂農緊急馳援，忙碌逾四小時收拾殘局，捕回大部分蜜蜂。有經驗的蜂農還在現場留下一些蜂箱，為早前逃之夭夭的蜜蜂，引領歸巢之路。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